

## 下村湖人的臺灣經驗和《次郎物語》

張季琳\*

### 一、前言

《次郎物語》是日本家喻戶曉的著名長篇小說，直至一九八〇年代左右，依然深受日本青少年喜愛，感動無數青少年。《次郎物語》不但一再重複印刷出版，也發行兒童版<sup>1</sup>、青少年版<sup>2</sup>、文庫版<sup>3</sup>、漫畫版<sup>4</sup>、全集版<sup>5</sup>，並多次改編為廣播劇<sup>6</sup>、電視連續劇<sup>7</sup>、電影<sup>8</sup>等。

《次郎物語》內容描述主人翁本田次郎的幼年至青年，其內在心靈世界的成長

---

\* 張季琳，本所助研究員。

- <sup>1</sup> 例如，《少年のための次郎物語》（東京：學童社，1951年）、《少年のための次郎物語》（東京：池田書店，1955年）、《少年少女の次郎物語》（東京：講談社，1978年）。
- <sup>2</sup> 例如，《カラー版日本の文學 次郎物語（中學・高校生向き）》（東京：集英社，1971年）、《ジュニア版 次郎物語》（東京：偕成社，1985年）、《ジュニア文學名作 次郎物語》（東京：ポプラ社，1985年）。
- <sup>3</sup> 例如，《次郎物語》（東京：角川文庫，1951年、1983年、1987年）、《次郎物語》（東京：新朝文庫，1952年、1983年）、《次郎物語》（東京：旺文社，1965年、1971年、1979年、1982年）、《次郎物語》（東京：新學社文庫，1968年）。
- <sup>4</sup> 例如，《次郎物語——學研まんが名作シリーズ》（東京：學習研究社，1987年）。
- <sup>5</sup> 例如，《下村湖人全集》第1至3卷收載《次郎物語》第1至5部（東京：國土社，1975年）。
- <sup>6</sup> 例如，1941年7月、1953年7月，大阪中央放送局、新日本放送局分別播放過《ラジオ小説 次郎物語》（《廣播小説次郎物語》）。
- <sup>7</sup> 日本NHK綜合電視臺自1964年起，每週二晚上六點播映二十五分鐘的《次郎物語》連續劇，該劇持續播映兩年後才結束。
- <sup>8</sup> 《次郎物語》自1941年起便多次拍攝為電影：（一）《次郎物語》（日活，1941年12月，島耕二導演）、（二）《次郎物語》（新東寶，1955年10月25日）、（三）《次郎物語》（松

以及外在環境的變遷，屬於所謂的教養小說<sup>9</sup>。《次郎物語》共五部，自一九四一（民國 30、昭和 16）年起，陸續出版《次郎物語》第一部、第二部（1942）、第三部（1943）、第四部（1948）、第五部（1954），在日本是相當稀有的長篇小說。據說作者原打算繼續描寫日本敗戰後的體驗，不幸在一九五五（民國 44、昭和 30）年辭世，因此《次郎物語》屬於未完成的遺作。

《次郎物語》的作者下村湖人，本名下村虎六郎（舊姓內田，1884-1955），在日本大正年間（1912-1925）至昭和年間（1926-1989），歷任各公立中學、高等學校的校長。但是，他以「湖人」為筆名的小說家身分，卻比較為世人熟知，廣受日本讀者崇敬和愛戴。尤其，一般讀者並不曉得下村湖人，其實就是下村虎六郎，更不曉得下村虎六郎在臺灣殖民時期的一九二五（民國 14、大正 14）年至一九三一（民國 20、昭和 6）年的六年間，曾經擔任當時培育臺灣菁英的重要搖籃「臺中州立第一中學校」<sup>10</sup> 校長，以及升大學的教育基地「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」<sup>11</sup> 的校長。

一九二五年，下村虎六郎渡海來臺，擔任臺中一中校長。一九二七（民國 16、大正 16）年，臺中一中發生大規模的學生罷課事件。下村校長採取高壓手段，不但讓警察進入校園鎮壓，還退學處分了六十多名臺灣學生，嚴重傷害臺灣學生的前途。然而下村校長在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爆發後，不但未受到總督府的行政處分，反被破例提拔成為臺北高校的教授，不久，又升任為高校校長。然而，下村擔任高校校長不久的一九二九（民國 18、大正 18）年，臺北高校也發生罷課事件，這次由日本人學生主導的罷課事件，卻沒有學生遭受退學處分。

《次郎物語》的龐大日本讀者群心目中，滿懷慈愛的人道主義者、理想主義者的作者下村湖人，和臺中一中罷課事件時臺灣學生們所厭惡、唾棄的下村虎六郎校長的形象，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差距？這一差距究竟從何而來？在考察下村湖人文

---

竹大船，1960年3月4日）、（四）《續次郎物語——若き日の怒り》（松竹大船，1960年5月13日）、（五）《次郎物語》（西友&學習研究社&キネマ東京，1987年7月4日）。

<sup>9</sup> 根據日本《廣辭苑》第五版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98年）註解，所謂教養小說一詞，源自德語 *Bildungsroman*，指「以主角人格的形成、發展為主而寫成的小說」，是德國文學主流之一。例如，歌德的《威廉麥士特》、凱勒的《綠色亨利》等，又稱發展小說。

<sup>10</sup> 簡稱臺中一中，今國立臺中第一中學。

<sup>11</sup> 簡稱臺北高校，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

學和教育思想時，下村湖人的臺灣生活體驗和實際教學經驗是絕對不能忽略的。但是歷來研究下村湖人文學的日本學者，從未注意到下村的臺灣經驗，對於他和罷課事件的關連也漠不關心<sup>12</sup>；而臺灣學者對於下村湖人的存在，更感到陌生<sup>13</sup>。由於有關下村湖人在臺時期的資料極少，罷課事件等事實真相的把握極為困難，且學界至今亦無下村臺灣經驗及其文藝創作的先行研究可以參考。因此，本文直接從下村湖人的文學作品切入分析，嘗試對下村湖人文學、教育與臺灣觀，作更深層的理解。

## 二、來臺前的下村湖人

歷來日本學者研究下村湖人（虎六郎）的生平事蹟，大多仰賴下村的弟子永杉喜輔<sup>14</sup>撰寫的傳記與年譜<sup>15</sup>，但是永杉對下村的臺灣經歷未能清楚交代。因此，筆者運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整理的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等相關文獻，將下村虎六郎渡海來臺前的學經歷，大致歸納、翻譯如下表：

1884（光緒 10、 明治 17）年	10月 3 日	出生於佐賀縣神崎郡千歲村（今千代田町）大字崎村 79（號）。本籍：佐賀縣佐賀市牛島町三番地士族（舊藩：佐賀藩）。次男。父內田郁二、母繼。本名：內田虎六郎。
1898（光緒 24、 明治 31）年		就讀佐賀中學。
1903（光緒 29、 明治 36）年		就讀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第一部。

<sup>12</sup> 1999 年，筆者調查楊逵文學的啟蒙恩師沼川定雄，知悉沼川曾經任教臺中一中，並親歷學生罷課事件風波，且當時校長就是下村湖人，因此展開調查下村湖人的相關資料。參閱拙文：〈楊逵と沼川定雄〉，《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室》第 3 號（2000 年 4 月），頁 93-126；〈楊逵和沼川定雄——臺灣作家和公學校日本教師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 24 期（2004 年 3 月），頁 155-182。

<sup>13</sup> 司馬嘯青：《臺灣日本總督》（臺北：玉山社，2005 年），頁 308-317，簡略介紹下村生平。

<sup>14</sup> 永杉喜輔（1909-），熊本縣人。熊本第五高等學校、京都大學畢業，大日本聯合青年團社會教育研究生（指導主任下村湖人），群馬大學名譽教授。

<sup>15</sup> 永杉喜輔：《下村湖人——その人と作品》（東京：講談社，1964 年）；《下村湖人傳——次郎物語のモデル》（東京：柏樹社，1970 年）。

1906 (光緒 32、 明治 39) 年	7月 10 日	第五高等學校大學預科第一部畢業。
1909 (宣統元、 明治 42) 年	7月 10 日 12月 1 日	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學科(英文科)畢業。 一年志願兵，入伍步兵第 48 聯隊〔久留米聯隊區司令部〕。
1910 (宣統 2、 明治 43) 年	11月 30 日 12月 1 日	任陸軍步兵軍曹〔步兵第 48 聯隊〕。 任豫備役見習士官〔步兵第 48 聯隊〕。
1911 (宣統 3、 明治 44) 年	2月 28 日 11月 9 日 12月 7 日 12月 27 日	將校考試及格〔步兵第 48 聯隊〕。 佐賀縣立佐賀中學校約僱教員〔佐賀縣〕，月薪 55 圓〔佐賀縣〕。 中學校師範學校高等女學校英語科教員證書〔文部省〕。 任佐賀縣立佐賀中學校教諭，月薪五級俸〔佐賀縣〕。
1913 (民國 2、 大正 2) 年	1月 10 日 3月 20 日 6月 12 日	任陸軍步兵少尉〔內閣總理大臣〕。 敘正八位〔宮內大臣〕。 四級俸〔佐賀縣〕。
1915 (民國 4、 大正 4) 年	3月 31 日 4月 30 日	三級俸〔佐賀縣〕。 任步兵第 55 聯隊將校團語學教師〔步兵 55 聯隊〕。
1916 (民國 5、 大正 5) 年	12月 21 日	二級俸〔佐賀縣〕。
1917 (民國 6、 大正 6) 年	6月 15 日 11月 20 日	任公立中學校教諭。高等官七等待遇。任佐賀縣立佐賀中學校教諭。九級俸，暫給 840 圓〔內閣總理大臣〕。 敘從七位〔宮內大臣〕。
1918 (民國 7、 大正 7) 年	3月 31 日 11月 11 日 11月 19 日 11月 25 日 11月 12月 31 日	九級俸〔佐賀縣〕。 任佐賀縣立唐津中學校教諭〔文部大臣〕。八級俸〔佐賀縣〕。 任校長事務代理〔佐賀縣知事〕。 高等官六等待遇。 辭步兵第 55 聯隊將校團語學教師〔步兵 55 聯隊〕。 七級俸〔佐賀縣〕。
1919 (民國 8、 大正 8) 年		任佐賀縣鹿島中學校長，為該校校歌作詞。

1920 (民國 9、大正 9) 年	2月 16 日  3月 10 日	任公立中學校長，高等官六等待遇〔內閣總理大臣〕。 任佐賀縣立鹿島中學校長〔文部大臣〕。 七級俸（舊俸給令）〔佐賀縣〕。 敘正七位〔宮內大臣〕。
1921 (民國 10、大正 10) 年	12月 19 日	七級俸（新俸給令）〔佐賀縣〕。
1922 (民國 11、大正 11) 年	10月 7 日 10月 30 日 12月 5 日 12月 20 日	高等官五等待遇〔內閣〕。 敘從六位〔宮內大臣〕。 任佐賀縣立唐津中學校長〔文部大臣〕。 六級俸〔佐賀縣〕。
1923 (民國 12、大正 12) 年	3月 10 日 3月 31 日 5月 26 日 12月 25 日 12月	下賜年功加俸年額 132 圓（大正 11 年 11 月 1 日起）〔佐賀縣〕。 任陸軍步兵中尉〔內閣總理大臣〕。 任大正十二年度視學委員〔佐賀縣〕。 五級俸〔佐賀縣〕。 任佐賀縣唐津中學校長時，為該校校歌作詞。
1924 (民國 13、大正 13) 年	4月 11 日	任大正十三年度視學委員〔佐賀縣〕。
1925 (民國 14、大正 14) 年	6月 19 日 9月 15 日	任臺灣公立中學校長。四級俸。敘高等官四等〔內閣〕。任臺中第一中學校長〔臺灣總督府〕。 敘正六位〔宮內大臣〕。

綜合上列表格內容和其他相關資料，來臺前的下村湖人的生涯大致可區分為幾個時期：

### （一）少年時期 (1884-1897)

下村湖人，本名內田虎六郎 (1884-1955)，佐賀縣人。父親內田郁二，母親ツキ (tsu-ki)。虎六郎排行次男，長兄名內田平四郎。內田家是屬於蓮池藩的武士階級，父親漢學造詣頗深，自幼教導虎六郎閱讀《論語》，為虎六郎的教育理念及日後撰寫《論語物語》奠立基礎<sup>16</sup>。母親喜愛和歌，也嘗試寫歌，因此影響虎六郎終

<sup>16</sup> 《論語物語》自 1938 年出版，至今已重複出版多次，甚至出現不同版本、譯者不一的中文翻譯本。

生喜愛寫短歌。由於生母體弱多病，虎六郎出生不久，便寄居在乳母家，直到四歲才回家與父母團聚。不久家道中落，十歲時，虎六郎獨自陪伴重病的母親在娘家度過人生最後的半年。十二歲時，父親再婚，迎娶後母かめ (kame)。

## (二) 中學時期 (1898-1903)

內田虎六郎十四歲時，考進校風嚴謹、講究絕對服從與鐵拳教育的佐賀中學，結識古賀峯一<sup>17</sup>、高田保馬<sup>18</sup>、中島哀浪<sup>19</sup>等友人。十七歲開始以「內田夕闇」的筆名，投稿《新星》、《文庫》、《明星》等中央文壇的文學雜誌，和尾上柴舟<sup>20</sup>、與謝野鐵幹<sup>21</sup>等知名歌人（かじん，和歌詩人）的作品同時刊載於雜誌上。

## (三) 第五高等學校時期 (1903. 9-1906)

就讀熊本第五高等學校（今九州大學）時，因長兄平四郎生病，父親生意失敗，內田虎六郎一度決定退學就業。所幸佐賀當地的資產家、貴族院議員下村辰右衛門（?-1933）主動提供經濟援助，虎六郎因此能順利完成學業。高校時期的虎六郎仍持續詩歌創作，並結識田澤義輔<sup>22</sup>，成為日後從事青年團工作的契機。此時著名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<sup>23</sup>，在五高講授莎士比亞 (William Shakespeare, 1564-1616) 《馬克白》(Macbeth)、托馬斯·德昆西 (Thomas De Quincey, 1785-1895) 《一個英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》(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) 等課程，虎六郎不但上課認真聽講，也常到廚川家裏拜訪請益，師生情誼深厚。據說日後虎六郎擔任中學校長時，偶爾還接到恩師廚川白村來信提醒：

<sup>17</sup> 古賀峯一（1885-1944，こがみねいち），佐賀縣人，海軍大學校畢業，殉職海軍元帥。

<sup>18</sup> 高田保馬（1883-1972，たかたやすま），佐賀縣人，京都帝國大學畢業，社會經濟學者。

<sup>19</sup> 中島哀浪（1883-1966，なかしまあいろう），佐賀縣人，早稻田大學肄業，歌人。

<sup>20</sup> 尾上柴舟（1867-1957，おのえさいしゅう），岡山縣人，東大國文科畢業，歌人。

<sup>21</sup> 與謝野鐵幹（1873-1935，よさのてつかん），本名與謝野寬，京都出生，詩人、歌人。

<sup>22</sup> 田澤義輔（1885-1944，たざわよしはる），佐賀縣人，熊本第五高等學校、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畢業，戰前日本青年團運動的指導者。《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》（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01年），頁627。

<sup>23</sup> 廚川白村（1880-1923，くりやがわはくそん），京都出生，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，評論家、英文學者，對西洋文藝的介紹，近代思潮的解說有所貢獻。魯迅曾翻譯其著作《苦悶的象徵》(1924)，對中國現代作家影響深遠。



不要成為校長那種庸俗人物後，就捨棄了詩歌的創作。<sup>24</sup>（筆者譯）

#### （四）東京帝國大學時期 (1906. 9-1909. 7)

一九〇六（光緒 32、明治 39）年，虎六郎就讀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學科，有幸獲得日本明治文學代表作家夏目漱石的教導<sup>25</sup>。當時夏目漱石講授的科目是「英國十八世紀文學」以及莎士比亞的《奧賽羅》(*Othello, the Moor of Venice*)等。虎六郎晚年回憶指出，夏目漱石的授課內容雖然豐碩有趣，但是夏目脾氣很壞，非常神經質，所以當時年輕的學生虎六郎根本不敢輕易接近夏目漱石<sup>26</sup>。

#### （五）中學教師時期 (1909-1925)

虎六郎大學畢業後，因為經濟支援者下村辰右衛門破產，不得不放棄文學之路，積極尋找就業機會。於是在志願入伍一年後，歷任佐賀中學校、鹿島中學校、唐津中學校等校的英文教師、校長和視學委員，並發揮文學才藝，撰寫校歌。一九一三（民國 2、大正 2）年十二月，為報答下村的培育恩德，二十九歲的虎六郎與下村辰右衛門十六歲的獨生女菊千代 (1896-1945) 結婚，入贅，改姓下村。

#### （六）臺灣時期 (1925-1931)

一九二五年六月，當時四十一歲的下村虎六郎渡海來臺，擔任臺中一中的校長。關於下村虎六郎到臺灣的原因，前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文夫<sup>27</sup>回想如下：

我擔任臺灣總務長官時，和田澤君商量：「我想找一位好校長，你有沒有認識的適當人選？」田澤君回答：「現任佐賀縣中學校長是內田平四郎君的弟弟，人不錯，不知他去不去？」「你推薦的，必定可以，替我勸勸他。」下

<sup>24</sup> 永杉喜輔：《下村湖人——その人と作品》，頁 58。

<sup>25</sup> 夏目漱石（1867-1916，なつめそうせき），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，曾任教熊本第五高等學校、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。小說家，英文學者。

<sup>26</sup> 永杉喜輔：《下村湖人——その人と作品》，頁 58-59。

<sup>27</sup> 後藤文夫（1884-1980，ごとうふみお），大分縣人，熊本第五高等學校、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畢業。1924 年 9 月至 1928 年 6 月，擔任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。1930 年，就任日本青年館、大日本連合青年團理事長。戰前歷任貴族院議員、農相、內務大臣、國務大臣，戰後任參議院議員等職務。《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》，頁 425。

村因此去了臺灣。<sup>28</sup>（筆者譯）

也就是說，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畢業的後藤文夫，詢問校友田澤義輔，是否有足以擔任臺灣中學校長的適當人選時，田澤推薦了同校校友下村虎六郎。而因為後藤和下村早逝的長兄平四郎也是五高時期的同窗好友，所以立刻同意下村虎六郎擔任臺中一中校長。

### 三、下村湖人的臺灣經驗

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現存下村虎六郎的「着任屆」<sup>29</sup>〔報到書〕記錄：

七月五日佐賀唐津町ヲ發シ、同日門司出帆ノ扶桑丸ニ乗船シ、七月八日基隆入港、七月九日臺中に着任。

可知，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，下村從佐賀縣唐津町出發，同日在門司港搭船「扶桑丸」，七月八日船進入基隆港，七月九日抵達臺中。

當時的臺中一中是什麼樣的學校呢？根據國立臺中第一中學出版的校史《臺中一中八十年》記載<sup>30</sup>，一八九八（光緒 24、明治 31）年，臺灣雖然開始實施中等教育，但那是專為日本人子弟設置的中等教育。經過當時林獻堂（1881-1956）等臺灣有識之士集資、捐地、請願的努力下，一九一五（民國 4、大正 4）年，終於成立第一所以臺灣人子弟為主的「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」。

儘管當時設校所需的校地、校舍等費用，都是臺灣人民捐贈而來，總督府卻將其歸為公有，校長等各教職員的聘用，完全由總督府任命。當時能進入中學就讀的，大多是日本人子弟，只有臺中一中的學生大多數是臺灣本島人的子弟。

一九二一（民國 10、大正 10）年四月一日，校名改稱「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」。據說日治時期臺灣人就讀的學校，都被稱「第二」，日本人就讀的學校則稱「第一」。例如，當時「臺南二中」的學生絕大多數是臺灣人；「臺南一中」則

<sup>28</sup> 後藤文夫：〈下村さんと田沢義輔〉，《人生》1955年7月號，頁73-74。本文日後改題〈下村さんを偲ぶ〉，收入《一教育家の面影——下村湖人追想》（東京：新風土會，1956年），頁1-3。

<sup>29</sup> 「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」數位典藏資料：下村湖人「着任屆」。

<sup>30</sup> 臺中一中八十年史編纂小組：《臺中一中八十年史》（臺中：臺灣省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，1985年），頁8-61。



大多數是日本學生。但是，臺灣子弟學生占絕大多數的臺中一中，之所以能夠保有「第一」的校名，《臺中一中八十年史》記載，這是沒有殖民優越感的第二任校長小豆澤英男校長努力爭取而得的。

下村虎六郎校長一上任，立刻禁止學生在校內使用臺灣話。關於這件事，下村的長女明石晴代(1915-2000)有所回憶：

家父對遣辭用句非常神經質，……禁止校內用臺灣話，努力讓學生儘快學會正確的日語。但是在教室內能夠沈穩、流利說日語的學生，到了運動場，一放鬆心情，也常發生不經意就突然說出臺灣話，而引起眾人大笑的事。我曾經聽家父說，有學生上劍道課被竹刀擊中時，脫口叫出「哎呦」後，立即改口用日語蒙混著說：「アイ、ア、アいたいよ（哎，啊，啊一代呦〔日語“i-tai”：疼痛〕）。」……離開佐賀，來到臺中的家父，恭讀教育勅語時，他那九州地方特有的發音，總是將「開拓世務」讀成「開拓謝務」、「全校生徒」讀成「前校謝土」，立刻就成為校內話題。<sup>31</sup>（筆者譯）

也就是說，喜愛吟詩作歌的下村校長，對於遣辭用句的要求本來就比較嚴謹，但是自己發音夾帶濃濃九州鄉下地方腔的下村，卻嚴格要求臺中一中的臺灣學生必須使用正確的日語，因此上任沒多久就引起大家的反感。

下村校長就任後的第二年，一九二七年五月，爆發了臺灣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罷課事件。《臺中一中八十年史》記載<sup>32</sup>，下村虎六郎校長為袒護學生宿舍的日籍廚師夫婦，無視其欺負臺灣人學生的事實真相，將警察暴力導入校園，以強硬的退學手段處分抗議的六十多名臺灣學生，以致成為學生們厭惡的對象，而臺灣知識分子和畢業校友們也對「臺中一中罷課事件」有非常不愉快的記憶。例如，臺中一中第十四期生（1926年4月入學）陳亭卿(1914-)先生，一九九八年接受校友訪談說：

我今年八十五歲，公元一九一四年，生於臺中縣龍井鄉新社大肚山頂的農家。回憶一九二六年入臺中一中，在當時刊登名單於報紙，是轟動全臺的

<sup>31</sup> 明石晴代：《次郎物語と父下村湖人》（東京：勁草書房，1987年），頁82-83。

<sup>32</sup> 〈臺灣光復前本校校長簡介〉、梁惠錦：〈臺中一中抗日罷課事件〉，收入《臺中一中八十年史》，頁27、頁335-337。《臺灣民報》、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也各以不同觀點報導。朱佩琪對於罷課事件也有觸及，可惜只運用單方面臺灣中文資料。《臺籍菁英的搖籃：臺中一中》（臺北：向日葵文化，2005年），頁113-128。

事。因為十名考生中只有一名上榜，如昔時考秀才一般。當時的一中初中部加高中部，全校不過五百多人，多數的外地生住在學寮裏（學寮即今日的宿舍），在日據時代，學寮還承襲著傳統的學長學弟制，換句話說，即是以軍事管理，由上級生管理低年級生的自治制度。但由於大家對民族有強烈的熱愛，因此彼此相親相愛，團結自強，學長學弟彼此間有血濃於水，像兄弟一般的感情。在當時，臺中一中是唯一由臺灣人自己創辦的學校，如今的建國中學和臺南一中，雖同為創校歷史悠久的學校，但在當時幾乎全為日本人的學子，臺灣學生進去，均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和排擠，所以臺中一中的學生，對民族精神有格外的感觸。

我在一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，即是在我入學新生訓練後不久，發生了一件驚動臺灣社會未曾有過的大罷課事件，亦可說是反抗日人統治的民族運動的起始。當時，一中的校長和大部分的教諭（中學老師）都是日本人，本省教諭只一名林慶先生，教漢字及習字。

校長下村虎六郎係日本貴族出生文人<sup>33</sup>，無視學寮學生自治會的要求，不肯撤換宿舍管理職員「中村」。中村是三百多位學生伙食管理的炊事長，因伙食中時有發現不潔髒物、衛生管理不良，要求撤換職員「中村」。

結果不但不被校長接納，還強硬不認他有疏失，向學生故意顯出偏護日人職員的權威，不肯接納學生自治會之要求。

經數次談判無效，於是高年級領導學生，提出發動「罷課」之議，以表示抗議，得到大多數學生的贊同。五月初的一天早上，天未明，一批一批的學生以軍事訓練的模式，偷偷從宿舍的後門溜出去，下鄉回家了。那天起全校五百多名的學生溜了三百多人，住在臺中市及近郊的學生，看到學寮學生沒上課，他們一了解此事由來，就跟進一個一個罷課回家了。翌日報紙出了「號外」，特別報導此事於全臺灣，致使不單臺灣，全日本官民上下也為此事件驚愕。學校當局報上臺中州廳「州知事」，學生自治會報上家長會長及林獻堂先生，由家長會出面，與學校當局和州廳接洽談判，達兩星期之久才解決。

<sup>33</sup> 筆者案：依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現存下村虎六郎「履歷書」的記載，下村是「士族」武士出身，並非有爵位的「貴族」。

雖然解決了，但學校方面只撤換了炊事長「中村」，舍監被記過了事，學生方面犧牲重大，被退學、停學處分的約達六十多名之多。殖民地政治的權勢壓迫，使學生和家長感覺到大大不滿。可是無可奈何，吞淚忍受他們的措置。此事是學生一次的大洗腦，使他們知道統治與被統治的滋味，對統治者日人政府反抗意識衝擊至深，雖然是很有團結、有規律的抗議行動，結果是一敗塗地。<sup>34</sup>

同樣第十四期生，自戰前便活躍於臺灣文壇的作家巫永福(1913-)先生，給筆者的信函說：

當時下村校長非常嚴酷，被退學的學生相當多，這是臺灣教育史上的一大事件。

第九期生(1922年4月入學)，前臺灣副總統謝東閔(1908-2001)先生，生前寫給筆者的信函則說：

關於炊事事件，我略有所知，那是當時的臺灣同胞因受到歧視待遇而奮起抗議的事件。

罷課事件後，下村校長不但未受到總督府任何懲處，反而在一九二八(昭和3)年十月，破例榮升臺北高校的教授，並於一年後的十一月，接任臺北高校校長。臺北高校畢業校友上沼八郎<sup>35</sup>、大越伸皆認為<sup>36</sup>，由中學校長突然升任臺北高校教授的下村，不過年餘就又升任高校校長，這樣的人事布局雖然沒有違法，但太過勉強與特異，因此引發其他資深教授的不滿。尤其下村校長行事風格強硬，無法容忍他人的意見，導致發生以日本人學生為主的罷課事件。

一九三一(民國20、昭和6)年八月十日，下村寫信給好友高田保馬，告知他突然辭去臺北高校校長職務的原因：

事出突然，我辭退官職了。……總之，新任文教局長受局內督學等宮殿女侍

<sup>34</sup> 財團法人臺中一中校友會文教基金會：〈陳亭卿訪談〉，《育才大道》創刊號(1998年12月19日)。陳亭卿是該基金會創辦人，曾任臺中縣議員。

<sup>35</sup> 上沼八郎：〈台北高校の教育〉，《台灣協會報》第407號(1988年8月15日)。轉引自《實錄はつさい先生》(東京：協同出版株式會社，1988年)，頁171-177。

<sup>36</sup> 大越伸：〈台北高校をめぐる台灣の教育事情〉，《台北高等學校》(東京：蕉葉會，1970年)，頁22。

般策謀的玩弄，要把我降職為文教局內的編修官，我很不愉快的拒絕了。<sup>37</sup>

（筆者譯）

由信函內容可以了解，大概兩次罷課事件的爆發，以及下村的處理方式，受到文教局長官的質疑，考慮將下村降調為編輯官員，不必直接面對行政管理工作。但是，下村不願意接受而憤怒地辭職。於是一九三一年九月，下村虎六郎離開了居住六年的臺灣，返回日本。

依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等現存文獻，下村虎六郎在臺六年的官方紀錄，大致可整理翻譯如下表：

1925（民國 14、 大正 14）年	6月 19 日	任臺灣公立中學校長。敘高等官四等。四級俸下賜〔內閣〕。 補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長〔臺灣總督府〕。
	9月 15 日	敘正六位〔宮內大臣〕。
1928（民國 17、 昭和 3）年	6月 30 日	陞敘高等官三等〔內閣〕。 下賜三級俸〔臺灣總督府〕。
	8月 15 日	敘從五位〔宮內省〕。
	10月 22 日	任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教授。
1929（民國 18、 昭和 4）年	11月 30 日	任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校長。敘高等官三等〔內閣〕。 下賜三級俸〔臺灣總督府〕。
	12月 12 日	「教科書調查委員會委員ヲ命ス」〔臺灣總督府〕。
1930（民國 19、 昭和 5）年	5月 23 日	敘勳六等授瑞寶章〔賞勳局〕。
1931（民國 20、 昭和 6）年	3月 31 日	下賜二級俸〔臺灣總督府〕。
	8月 8 日	敘高等官二等。下賜二級俸。依願免本官〔臺灣總督府〕。
	8月 17 日	提出「退官願」〔下村虎六郎〕。

離開臺灣後，下村虎六郎前往東京協助田澤義輔<sup>38</sup>，處理大日本聯合青年團的

<sup>37</sup> 下村湖人：《下村湖人全集》（東京：國土社，1976年），第10卷，頁321。

<sup>38</sup> 根據「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」等資料顯示，下村湖人在臺期間，田澤義輔為指導臺灣青年團活動，曾數次來臺。關於下村湖人、田澤義輔、大日本青年團及臺灣青年團，筆者將另文考察。

教育工作<sup>39</sup>。一九三三（民國 22、昭和 8）年，出版歌集《冬青葉》。一九三六（民國 27、昭和 11）年，《次郎物語》連載於青年團的機關雜誌《青年》。一九三七（民國 26、昭和 12）年，下村辭去青年團工作，專注於演講和寫作的文藝活動。一九三八（民國 27、昭和 13）年，出版《論語物語》（講談社）。一九四一（民國 30、昭和 12）年起，陸續出版《次郎物語》，而於一九五五（民國 44、昭和 30）年，七十一歲，辭世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下村虎六郎一九三二（民國 21、昭和 7）年返回日本不久，翌年一月，就將長期使用的筆名「虎人」，更改為「湖人」。根據永杉喜輔的說法<sup>40</sup>，下村在學生時期使用的筆名是「夕闇」，擔任中學教員後，因個子短小、精悍，聲音宏亮，被學生取綽號為「老虎」，於是順其自然的以「虎人」作為筆名。至於更改筆名為「湖人」的理由，永杉喜輔說明有三個可能原因：一說是，下村崇拜英國詩人沃爾特·司各特 (Walter Scott, 1771-1832) 的人品，尤其喜愛司各特的詩歌集《湖上麗人》。二是，向來喜愛喝酒的下村，就任校長後，既不飲酒，也極少去高級餐廳。有次難得的出席離職教師的送行餐會，竟頻頻喝酒以致和眾人泛舟湖上高歌時，下村突然脫掉衣服躍入湖中，令眾人大吃一驚。第三個原因則是下村本人親自告訴永杉喜輔的。據說當時青年團的文學指導者吉田絃二郎<sup>41</sup>，認為「虎人 (kojin)」二字給讀者感覺太過強悍，建議更改為發音相同，但感覺比較柔和的「湖人 (kojin)」二字。然而，無論下村更改筆名的真正原因為何，從咄咄逼人、充滿雄心壯志的「虎人」，到閒雲野鶴般、漫步湖邊的「湖人」，下村心境轉換之大，頗值得玩味。

#### 四、下村湖人和《次郎物語》

《次郎物語》第一部內容描寫主人公本田次郎嬰幼兒時期至小學六年級初秋

<sup>39</sup> 關於大日本青年團，參閱《大日本青年團史》（東京：日本青年館，1989年復刻板）。日治時期臺灣青年團的活動情形，參閱宮崎聖子：《殖民地期台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の研究(1910-1945)》（東京：御茶水女子大學博士論文，2004年）。

<sup>40</sup> 永杉喜輔：《下村湖人——その人と作品》，頁 113-115。

<sup>41</sup> 吉田絃二郎（1886-1956，よしだげんじろう），佐賀縣人，早稻田大學英文科畢業。小說家、隨筆家。

情形。敘述三兄弟中排行老二的次郎，出生不久就因母親奶水不足，而被送到鄉下奶媽家寄養，直到要就讀小學的前一年才被接回家。被奶媽寵慣的次郎回到家因無法融入母親嚴格管教的家庭氣氛，而產生不少的衝突。直到次郎小學六年級時，次郎陪伴母親回娘家養病的半年間，母子感情才逐漸恢復，尤其母親臨死前留下的一句話：「小孩子，只是疼愛就行了嗎？」讓次郎對於母愛的偉大有更深的理解。第一部的主題是強調教育和母愛的問題。

《次郎物語》第二部，描寫母親病逝後到中學一年級時期的次郎，主題是「自我開拓者的少年次郎」。敘述父親迎娶的後母對次郎照顧有加，次郎在家人的鼓勵下，終於考取中學，但是入學沒多久就飽受學長們的鐵拳教訓，次郎因而懷恨持刀要和學長決鬥。這時，偶然路過的朝倉老師勸他：「不用刀劍，而能用心來贏過他人的，才是真正的勝利者。」次郎因而對於「以大慈悲心，為眾人做事」的人間大愛，有進一步的思索。《次郎物語》第一、第二部的內容生動有趣，向來是改編電影或電視劇的主要取材對象。

《次郎物語》第三部，描寫中學一年級冬天到四年級暑假後的次郎，主題是青年期多情善感的次郎，開始對人性的醜惡有所體悟和覺醒。內容敘述經由和朝倉老師夫婦以及「白鳥會」成員的交流，次郎內心世界逐漸充實的成長過程。尤其「白鳥會」的名稱是來自「白鳥入蘆花」的禪語，朝倉老師解釋「雪白的鳥在白茫茫的蘆葦花群中飛舞，雖然看不見鳥的舞姿，但是因鳥翼舞動而扇起的風，卻影響蘆葦草原全面波動」，這一番話，也深深影響次郎的生活態度與人格成長。

《次郎物語》第四部敘述，本田次郎中學五年級時，在二十天內被捲入校內紛爭，以致被退學的經過。時代背景是滿洲事變一年後，一九三二（民國 21、昭和 7）年的「五・一五事件」發生不久<sup>42</sup>。由於《次郎物語》第三部是一九四四（民國 33、昭和 19）年十一月出版，第四部是一九四八（民國 37、昭和 23）年一月，開始連載於《新風土》雜誌，而於一九四九（民國 38、昭和 24）年四月正式出版（冬芽書房），因此，《次郎物語》第四部執筆時期，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到日本敗戰不久的二年左右。

本田次郎被捲入事件的原因，是在次郎就讀的中學，其極為景仰的朝倉老師，批判時局的發言而引起的。朝倉老師的立場是一位自由主義者、非暴力主義者，主

<sup>42</sup> 1932年5月15日，海軍激進派青年將校發動政變，刺殺首相犬養毅。



張「大慈悲」精神的人格者，他主持親善會「白鳥會」，常邀請以次郎為首的有志學生們來家裏聚會。深受佛教、禪宗影響的朝倉老師，雖不能單純視為有西歐傾向的自由主義者，卻被周遭認為是懷有反軍思想的親英美派。《次郎物語》說明朝倉老師激烈的時局觀感：

他在「五·一五事件」發生後二、三日的某個夜晚，曾經一個人去拜訪老師。那時老師以平時沒有的沈痛表情，說明自張作霖的炸死事件以來，柳條溝事件、上海事變、滿洲建國等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件的真相，如果日本依然如此蠻狠突進的話，所謂「道義日本」的面目便全無了。在國際上也將完全陷入孤立狀態，國內必定也將處於黑暗時代。其結果是，日本國運不但不可能更為興盛，恐怕反而將倒退一百年。（筆者譯）

朝倉老師在某個講演會上，吐露他對於「五·一五事件」的這般看法時，大大刺激了包含憲兵隊在內的一部分軍人，因而發展為花山校長被叫到縣廳〔縣政府〕的一大事件。結果因為駐校軍人曾根少佐、西山教頭〔教務主任〕以及優柔寡斷、得過且過主義的花山校長的策動下，朝倉老師在學生依依不捨中，黯然辭去教職，前往東京。

朝倉老師辭職前，校內學生們為挽留朝倉老師而發起留任運動。平時景仰朝倉老師的次郎，雖然是這次留任運動的發起人，但是有關運動的手段、方法等問題，次郎卻和其他學生們的意見產生對立。有些學生主張訴諸罷課行動以達到目的，尤其暗戀次郎堂妹的馬田，在種種不單純動機下，巧妙煽動這種罷課主張。馬田是不良學生，卻是一個能圓滑周旋於學生和曾根少佐之間的輕薄才子，他主張立刻實行罷課運動，但是次郎反對。對次郎而言，所謂罷課，是多數人暴力的一種脅迫，發動罷課運動，等於是踐踏朝倉老師的精神。次郎苦惱地思索是否該發動罷課：

但是，一想到失去朝倉老師後學校的空虛，就無法忍耐。無論如何一定要留任。甚至想到如果無法留任的話，自己不如也休學算了。因此絕對沒有停止運動的想法。即使被朝倉老師責罵，那也是沒辦法的事。但是，只要一開始做，確實有演變成罷課事件的隱憂。尤其，這次的校長又是那付德行，學生們從以前就積累了許多對老師們的不滿，或許學生們認為正可以趁混亂逮到好機會而高興也不一定。因此，如果真的演變成罷課事件的話，該怎麼辦才好？罷課，尤其是學校罷課，對學校而言，畢竟是一種威脅，是一種暴力。姑且不管事件大小如何，那不正是重複了朝倉老師所極力責難的軍人們的過

失了嗎？用暴力來保護因斥責暴力而受到迫害的朝倉老師，這不是很矛盾？很不合理嗎？而且是沒有意義的。誰可以斷言朝倉老師不會因此受到公眾的侮辱呢？——次郎苦惱地左思右想著。<sup>43</sup>（筆者譯）

對於馬田這種唯恐天下不亂的學生來說，所謂留任運動，只是為了在校內引起騷動的手段或藉口而已。次郎反駁馬田：

但是，我認為留任運動必須是純粹的留任運動。如果是被其他不單純目的所取代的話，那比一開始就不發動留任運動更糟糕啊！馬田君一開始就準備罷課，而且是要一併排斥校長，即使動機不單純，也該有所限度。我絕對不贊成那種想法。我們應該是只要有罷課的可能時，就必須努力地極力加以阻止。這才是發起留任運動的義務呀！<sup>44</sup>（筆者譯）

次郎激烈的譴責馬田一派：

對罷課的煽動者來說，那不是為了正確目的的手段。他們真正的本意只是想興風作浪，想玩一玩罷課遊戲而已。我不希望諸君受到留任朝倉老師運動的美名所欺騙，而成爲他們卑劣心境的犧牲者，才特別藉這機會警告大家。<sup>45</sup>（筆者譯）

話雖如此，其實次郎考慮到最後，也曾想過或許罷課在朝倉老師辭職後，也可以成爲淨化學校的一種有效手段，而和同學交換意見：

我也覺得難過。但是，戰鬥還是必要的。不戰鬥的話，就不能保衛朝倉老師所懷抱的信念和思想。而既然要戰鬥的話，我認爲似乎罷課也可以。雖然朝倉老師曾經責難說，相對於右翼的暴力，罷課就是左翼的暴力。但是，朝倉老師也認同像甘地的不合作運動、絕食。我現在想做的，是與甘地相同意義的罷課。<sup>46</sup>（筆者譯）

然而，最後次郎實際採取的行動並不是罷課，而是向校長和縣知事〔縣長〕提出留任朝倉老師的請願書。為了徹底避免罷課，並且為了傳達學生們的熱誠，次郎用自己的鮮血寫這份請願書。這份血書不僅是次郎，也有許多學生蓋上了自己的血印。

<sup>43</sup> 下村湖人：《次郎物語》，第4部，頁8-9。

<sup>44</sup> 同前註，頁23。

<sup>45</sup> 同前註，頁128-129。

<sup>46</sup> 同前註，頁169。

血書事件之後，雖有許多紆迴曲折，但是以血書來請願的這種行為，在某種意義上是比罷課事件更為激烈的手段，更容易招致猜疑，因此反而讓朝倉老師的立場更為困難。結果，朝倉老師受到「依願免職」的處分，次郎則被勒令退學。

一九四八年，下村湖人出版《次郎物語》第四部，距離他擔任臺中一中校長鎮壓罷課事件的一九二七年，已經過二十多年的歲月。這二十多年，是考察下村湖人的臺灣經驗及其與《次郎物語》關係的重點所在。在這段期間，日本結束了近十五年的戰爭，日本的戰敗經驗對於下村湖人的思想與文學應該是有所影響的。可以想像戰爭前後的經驗，對於湖人的生觀和教育觀帶來變化的可能性相當大，但是有關他的思想變化的過程，卻無具體資料可以得知，目前只能從他在戰後執筆的《次郎物語》第四部和第五部的內容，逐步推敲研究。

《次郎物語》第四部，詳細描述主人公本田次郎敬愛的朝倉老師辭職，所引發罷課事件的騷動。關於罷課事件的描寫，可以想像是混合了作者本人在臺中一中、臺北高等學校擔任校長時所經驗的罷課事件的記憶，而次郎終身景仰的朝倉老師和次郎本身，則是作者湖人的分身。因此《次郎物語》第四部所描述，朝倉老師和次郎對罷課的觀點，可以說就是作者下村湖人自身對罷課的觀感吧！也就是說，即使到了戰後，毫無疑問地，下村湖人對罷課依然存有嚴厲的否定見解，認為罷課是多數的暴力，一定要避免。這當然可以回溯到他擔任臺中一中校長時期，因為太過固執於對罷課事件的所謂原則論，導致對待臺灣人學生的處理錯誤，且因為對學生們施予嚴厲苛刻的不當處分，引發學生們對他的怨恨與憤怒。

朝倉老師對於昭和初年日本軍人侵略中國大陸，帶有很大的危機感，他是一位厭惡過度的國家統治，重視每一位青少年應有自由思索與人格陶冶權力的理想主義者。然而，他並不是反軍思想或反國家思想主義者，也不是社會主義者。《次郎物語》並未說明，朝倉老師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臺灣、朝鮮有何想法？筆者只能臆測，朝倉老師大概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並沒有根本上的反省，只是頂多對被殖民者的當地人民作點善意的回應而已。

朝倉老師雖然是下村湖人（虎六郎）的分身，但是下村校長也並不是對臺灣學生完全沒有過善意的指導。例如，臺中一中校友會刊《育才大道》記錄第九期校友，戰前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著名畫家陳慧坤（1905-）先生，對下村虎六郎校長的回憶：

陳慧坤先生於西元一九〇五年（民國前七年）出生於臺中縣龍井鄉，他一生

致力於藝術的創作……陳慧坤先生是西元一九二二年考入一中，一九二七年三月畢業，投考東京美術學校落榜。翌年再考，以素描一百分考取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正取及油畫科備取，成為該校創立四十一年以來，得到此項殊榮的第一人。

談起對畫畫的興趣，陳慧坤先生從小看著父親畫玩偶臉譜、為布袋戲彩繪，因而培養出對畫圖的濃厚興趣。考上一中後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，看到關於東京美術學校的書籍，從此立志報考東京美術學校。但由於往美術發展在當時並不容易，幸賴當時一中的校長下村先生對他幫助甚大，並沒有因此扼殺他的志向。

當時的陳慧坤先生對畫畫有極大的興趣，有一次，他要借用美術練習室裏的石膏來作為素描的題材，但是美術老師卻跟他說畫畫沒有用，要他考醫科，因此不肯借他。所幸，當時的校長下村先生知道後，立刻就答應借他，讓年少的他一償心願。

而後有一天，由於風太大，吹落了窗邊的石膏，導致摔破，美術老師要他照價賠償，十六元在當時可說是一筆不小的數目，不料校長知道後，堅持不讓他出，校長說：「這是一個肯上進的孩子，他鑽研用功於美術之際，不小心弄破的，怎可要他來賠償？」由此可知，在陳慧坤先生中學時期，當時的一中校長下村先生，可說是他最大的支持與鼓勵者。<sup>47</sup>

因此，或許可以說，下村湖人主觀地令自己懷有像朝倉老師一樣的理想主義或人格主義，以指導臺灣學生吧！但是，他漠視臺灣現實的狀況，忽略了臺灣民族情感，而自以為是的從殖民統治者立場來指導學生，因而受學生們憎恨吧！

從《次郎物語》全五部的內容，幾乎看不到湖人對於臺灣罷課事件有任何反省的直接形跡。筆者以為這樣的反省和自我批判，在《次郎物語》第四部似乎是以極微妙的形式表達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，次郎就讀中學的花山校長。這位校長在《次郎物語》裏被描繪為一位在朝倉老師事件的漩渦中，被教務主任和駐校軍人擺布，卻又提不出任何有效解決策略的平凡無能的校長。如同前述，下村湖人在作品中的分身雖然是朝倉老師，事實上，這位花山校長的形像不也是投射了下村擔任臺中一

<sup>47</sup> 財團法人臺中一中校友會文教基金會：〈陳慧坤訪談〉，《育才大道》創刊號（1998年12月）。

中、臺北高等學校的校長時期的個人投影嗎？

總之，下村湖人以臺中一中時期的苦澀經驗為基礎，讓花山校長這一人物，以一種近似滑稽的方式描寫出自己當時的尷尬窘境。如果說湖人的理想形像是朝倉老師的話，比較接近臺中一中時代的湖人的現實形像的，大概就是花山校長了。這種以戲謔方式描寫花山校長的方式，或許可以解讀為湖人對當時擔任校長的個人苦惱的一種回想、一種反省。尤其，下村虎六郎在一九三一年九月離開臺灣，一九三二年一月，便將「虎人」的筆名，更改為「湖人」。或許也可以想像如老虎一般，凌虐殖民地臺灣學生的一種自我反省的表現吧！

以上概觀下村湖人的臺灣經驗，嘗試敘述他的臺灣經驗和《次郎物語》的關連。當然其中還有許多議題需要繼續深入調查。不過，筆者必須強調，至少在研究《次郎物語》的成書過程中，作者下村湖人的臺灣經驗絕對是不可以忽視的。

## 徵引書目

- 下村湖人：《下村湖人全集》第 10 卷，東京：國土社，1976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少年のための次郎物語》，東京：學童社，1951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少年のための次郎物語》，東京：池田書店，1955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少年少女の次郎物語》，東京：講談社，1978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カラー版日本の文學 次郎物語（中學・高校生向き）》，東京：集英社，1971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ジュニア版 次郎物語》，東京：偕成社，1985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ジュニア文學名作 次郎物語》，東京：ポプラ社，1985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次郎物語》，東京：角川文庫，1951 年、1983 年、1987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次郎物語》，東京：新朝文庫，1952 年、1983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次郎物語》，東京：旺文社，1965 年、1971 年、1979 年、1982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次郎物語》，東京：新學社文庫，1968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次郎物語——學研まんが名作シリーズ》，東京：學習研究社，1987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下村湖人全集》第 1 至 3 卷，收載《次郎物語》第 1 至 5 部，東京：國土社，1975 年。
- 上沼八郎：〈台北高校の教育〉，《台灣協會報》第 407 號，1988 年 8 月 15 日。  
轉引自《實録はっさい先生》，東京：協同出版株式會社，1988 年，頁 171-177。
- 大日本青年團：《大日本青年團史》，東京：日本青年館，1989 年復刻板。
- 大越伸：〈台北高校をめぐる台灣の教育事情〉，《台北高等學校》，東京：蕉葉會，1970 年。
- 司馬嘯青：《臺灣日本總督》，臺北：玉山社，2005 年。
- 永杉喜輔：《下村湖人——その人と作品》，東京：講談社，1964 年。
- \_\_\_\_\_：《下村湖人傳——次郎物語のモデル》，東京：柏樹社，1970 年。
- 朱佩琪：《臺籍菁英的搖籃：臺中一中》，臺北：向日葵文化，2005 年。
- 明石晴代：《次郎物語と父下村湖人》，東京：勁草書房，1987 年。



後藤文夫：〈下村さんと田沢義輔〉，《人生》1955年7月號，頁73-74。

\_\_\_\_\_：〈下村さんを偲ぶ〉，《一教育家の面影——下村湖人追想》，東京：新風土會，1956年。

宮崎聖子：《植民地期台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の研究(1910—1945)》，東京：御茶水女子大學博士論文，2004年。

張季琳：〈楊達と沼川定雄〉，《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室》第3號，2000年4月，頁93-126。

\_\_\_\_\_：〈楊達和沼川定雄——臺灣作家和公學校日本教師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24期，2004年3月，頁155-182。

臺中一中校友會文教基金會：〈陳亭卿訪談〉，《育才大道》創刊號，1998年12月。

臺中一中：《臺中一中八十年史》，臺中：臺灣省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，1985年。